

两个裹红头巾的女人

韩志君 著

两个裹红头巾的女人

韩志君
著

导演：

韩志君

领衔主演：

郑卫莉

主演：

马诗泓

赵小熠

关小平

吴涟生

姜涵悦

姜涵笑



《两个裹红头巾的女人》剧照





编剧：
 韩志君
 韩志晨
 摄影：
 赵 博
 美术：
 李 国
 录音：
 张庆江
 作曲：
 李敏杰
 制作主任：
 姜世民

《两个裹红头巾的女人》剧照



导演：
韩志君
领衔主演：
田海蓉
主演：
霍亚明
田海嫣
许 烨
马 丽



《浪漫女孩》剧照





编剧：
 韩志君
 摄影：
 赵 博
 美术：
 李 国
 录音：
 柳 群
 作曲：
 郭晓天
 郭思达
 制作主任：
 赵 军

《浪漫女孩》剧照



导演：
韩志君
主演：
滕汝骏
凯 丽
田海蓉
杜 源
姜 峰
白德彰



《美丽的白银那》剧照





编剧：
 韩志君
 摄影：
 赵 博
 美术：
 李 国
 录音：
 张庆江
 作曲：
 郭晓天
 制作主任：
 赵有强

《美丽的白银那》剧照



导演：

韩志君

主演：

杨 梅

杨树林

崔 波

吉米·里奥·安德森

李静荔

刘家良



《大东巴的女儿》剧照





编剧：
 黄世英
 肖奕
 黄盛
 摄影：
 赵博
 美术：
 李国
 李婷
 录音：
 石宝峰
 董旭
 作曲：
 郭晓天
 郭思达
 制作主任：
 赵有强

《大东巴的女儿》剧照



“作家电影”——电影类型中的稀缺品种（自序）

每一片土地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一个讲述者都有自己的讲述方式，但并不是任何一种讲述方式都可以很快成为类型。有学者说类型是惯性系统和经验系统，是非常有道理的。电影类型的形成需要三个必要条件：一是创作者在某一类型影片制作中日积月累起成功经验并形成自己独特的参照系；二是观众对该类影片的广泛认同和趋之若鹜；三是该类影片激起了众多创作者仿效和参照的热情。

类型电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同时又是流动的、变化的，在它们的背后隐藏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目前，美国好莱坞的类型影片和我们中国电影人对好莱坞类型影片的仿效与参照，主要是以大片的面貌出现的，但未来也并非没有变化的可能，因为观众的审美需求和娱乐需求不是凝固的，而是变动的。素有“世界银幕剧作教学第一大师”之称的罗伯特·麦基曾这样说过：“漏洞百出的虚假故事被迫用玄妙来取代实质，用奇诡来取代真实。虚弱的故事为了博取观众的欢心已经堕落成成百上千万美元堆砌起来的大哄大嗡的演示。”他还指出，在好莱坞，“影像已经变得越来越奢华”，“演员的表演变得越来越做作，越来越淫猥，越来越暴力。音乐和音响效果变得越来越喧嚣。总体效果趋于怪诞。”他明确提出：“文化离开诚实和强有力的故事便无从发展”，“我们需要真诚的讽刺和悲剧、正剧、喜剧，用明丽素洁的光来照亮人性和社会的阴暗角落。”在我看来，这是好莱坞电影人对美国某些类型影片的艺术反省。

类型电影的分类没有固定模式，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分法。有人从题材上分，也有人从风格样式上分。我认为，从宏观上考察，当下的影视剧作品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像子弹一样击中观众”，让观众惊悚和震撼的；二是具有浓烈的喜剧和闹剧元素，“像杂耍一样逗笑观众”，让观众快乐和开心的；三是“像醇酒一样熏醉观众”，让观众可以从中获得较高审美享受和人文情怀的。第三种，就是艺术电影，其中包括“作家电影”。

我这里所说的“作家电影”与法国新浪潮运动中的“左岸派电影”不是一个概念，与当年的《广岛之恋》、《去年在马里昂巴德》、《长别离》等影片也不完全是一种形态。我不单单强调“作家电影”鲜明的艺术个性和个人化风格，更强调创作者的“创作视野”与欣赏者的“期待视野”的和谐统一。从作品来说，我对美国的“新好

莱坞影片”《飞越巅峰》、《洗脑》，伊朗影片《小鞋子》和根据约翰·伯恩小说改编的《穿条纹睡衣的小男孩》，以及俄罗斯的《套马杆》等一类的作品比较偏爱。这些影片，表现了普通人的生活，有诚实的故事，有较高的美学品位和人文品格，成本不高又制作精美，具有我所说的“作家电影”的某些特质。但这类影片，目前无论在世界上还是在中国，都还属于稀缺品种，不仅数量很少，真正好的也不多。

我国“第五代导演”发轫时期的部分作品，像《黄土地》、《红高粱》、《一个和八个》、《菊豆》等，也具有“作家电影”的某些特质。可惜的是，由于电影市场化的冲击，这些电影界的精英们没有很好地研究怎样让自己风格化的作品更好地走进广大观众的欣赏视野，并朝着那个方向去继续提高，而是仓促转型，把自己当初的艺术宣言、艺术主张丢到了九霄云外，以至于很快溃不成军。这是令人扼腕叹息的。当下，社会生活的喧嚣与浮躁，观众欣赏心理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确实使“作家电影”的生存空间较为狭小。我从2000年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先后拍摄了《美丽的白银那》、《漂亮的女邻居》、《都市女警官》、《浪漫女孩》、《大东巴的女儿》、《两个裹红头巾的女人》、《一座城市和两个女孩》等影片。从我的主观创作意图来说，是试图通过情节剧的“外框架”寻找观众，通过哲理剧的“内隐层面”寻找知音，努力实现“叙事层面、观念层面、韵味层面”这三个层面的和谐统一。但影片拍成后，尽管在国际、国内都拿过不少奖，并且也没赔钱，但仍属“阳春白雪，和者盖寡”，始终没能取得突出的票房成绩，走进主流放映院的道路步履维艰。然而，我并不认为这就意味着此路不通了！从去年以来，我又先后拍摄了《咱村的白领丽人》、《酒鬼和他的犟媳妇》、《傻爹和他的俊闺女》、《快乐的庄稼汉》、《麻辣女孩》等五部。我要坚持沿这条路走下去，义无反顾。我认为，“作家电影”的进一步发展并且成为一种重要的电影类型，取决于两个必要条件：一是需要有众多的电影人不懈努力，百折不挠；二是需要用自己的作品形成强磁场，吸引愈来愈多的观众，让广大观众逐渐与创作者形成艺术默契和心理合约，共同参与“作家电影”这个类型影片的缔造。观众的积极参与和广泛认同，是必要的和重要的条件。这个道路可能会是漫长的，但我相信也不会遥遥无期。

前些时候，中影集团领导提出要集中精力抓一批“作家电影”，他说：“我认为电影有两个东两，现在恐怕是有一点儿缺失。缺什么呢？脍炙人口的故事和这个故事中间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缺这两个东两。这两个东西靠大场面、高科技、豪华摄影是出不来的。靠立体音响、SRD、重金属音乐，也出不来，怎么弄也出不来脍炙人口的故事和鲜活的人物形象。人类有些东西是从它诞生那天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是无法改变的：动情。人类从站起来行走那一天产生感情，到今天感情的力量非常强大，它能改变很多东西。”他还说，“作家电影”主要有三个因素：“现实题材；好的故事，渗

透出来典型人物形象；不依赖大场面、高科技，成本相对比较低。”中影作为我国电影事业中最大的一支集团军，能有这样的考虑是相当令人欣慰的。

中影集团领导关于“作家电影”的言论一出，立即有学者撰文指出：“我一点也不看好‘作家电影’，因为中国电影的消费主体为年轻人，消费动机主要为享受视听刺激、猎奇、猎艳、放松、做梦，这是基本的事实。这大概不是韩董一厢情愿所能改变的。”说的有道理。但问题在于，“享受视听刺激、猎奇、猎艳、放松、做梦”不可能永远成为中国人的“消费动机”，更不可能是唯一的“消费动机”，以此作为否定“作家电影”存在和发展的理由是没有力量的。

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曾经说过：“什么是电影？电影，就是发生在我们眼前的那些感人的事。电影，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郑洞天导演也说：“我们拍电影时要努力说自己想说的话，用别人喜欢的方式。”我理解，他们所说的电影，不是一般的电影，而是“作家电影”。

在我看来，“作家电影”必须具备以下五个要素：一是真诚地表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的情感世界；二是有创作者对生活独具慧眼的发现；三是有独特、卓越的美学品格和艺术品格；四是有“诚实和强有力的故事”，富有人性的光辉，并且“用明丽素洁的光”来烛照人生；五是能够感染观众、感动观众，直抵他们心中最单纯、最善良、最柔软的部分。

我所说的“作家电影”与当下的某些“独立电影”不是一个范畴。早些时候，我读到艾斯特哈兹·彼得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在评价皮娜·鲍什的表演时说过：“把脸埋进洋葱里，自然会哭泣。艺术的问题在于：如何将私人的体验与感受转化为共同的认知，如何将个人的哭泣（或对哭泣的模仿）转化为舞台上的哭泣和观众的哭泣。在台上真正地去哭还不够，诚实仅仅是个起点，必须要普世地哭泣……”

“作家电影”当然要热情地赞颂真善美，无情地鞭挞假恶丑，但并非是片面地去追寻生活的阴暗面，单纯地去表现苍生的苦难。它所要的不是“把脸埋进洋葱里”的那种哭泣，而是要“将私人的体验与感受”转化为“人类共同的认知”。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真正的意义上征服观众并与观众心灵相通。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所说的“作家电影”与当下某些“独立电影”的艺术分野就凸显了出来。

我们所面对的生活和人是无比丰富多彩的，观众的欣赏和娱乐需求也一定会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星星和玛瑙不会是同一种色彩，玫瑰花和紫罗兰不会有同一种芳香。任何一种类型的电影，无论它们眼下有多么红火和多么高的票房，都不可能永远独占鳌头。中国电影多种多样风格与流派的逐渐出现与形成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各路“诸侯”现在贫富不均、强弱不等，但确乎都在“揭竿而起”。我深信，总会有那么一天，广大观众会从仰望太阳、追逐月亮的状态转向博览与欣赏广袤的星空，甚

至用赞许的目光造访最遥远的却饶有特色的星座。

文无定法，艺无定法。任何一种有生命和活力的艺术形式都不可能被窒息。当然，优秀的、出类拔萃的“类型电影”，当它刚刚萌生的时候也不可能立即成为“类型”，连号称“美国西部片开山鼻祖”的《火车大劫案》最初的情形也是一样。

艺术家在相同的道路上相互失败，在不同的道路上各自成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作为创作者应当积极探索电影艺术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研究它与观众和市场的关系，努力与观众共同创造包括“作家电影”在内的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电影类型系列，让电影的星空更加灿烂多姿！

目录

自序

『作家电影』——电影类型中的稀缺品种 / 001

两个裹红头巾的女人 / 001

浪漫女孩 / 056

美丽的白银那 / 103

关东嫂子 / 150

关东女人 / 203

古街巷的女人 / 237

附录

致伙伴儿们——电影《美丽的白银那》导演阐述 / 290

在银幕上书写一首优美的田园诗——电影《漂亮的女邻居》导演阐述 / 292

呈现真实的生活状态——电影《都市女警官》导演阐述 / 295

『绚丽之极 归于平淡』——电影《浪漫女孩》导演阐述 / 298

努力酿造一樽醇酒——电影《大东巴的女儿》导演阐述 / 301

让雪充满诗情也充满生命的灵性——《两个裹红头巾的女人》导演阐述 / 305

别怕吃苦 别怕吃亏——电影《一座城市和两个女孩》导演阐述 / 308

电影《两个裹红头巾的女人》研讨会纪要 / 312

电影《浪漫女孩》研讨会纪要 / 320

后记

美国『电影皇帝』的忠告 / 327

两个裹红头巾的女人

韩志君 韩志晨

1. 冰雪覆盖的莽林，日。

高大的乔木和低矮的灌木都披着冰雪的甲冑。

一条黑色的大狗——黑虎，倏地从灌木丛中蹿出来，惊得树上的雪簌然而落！紧跟着，三十多岁的杨天龙出现在灌木丛中。

他一身猎人的装扮，目光犀利得像鹰，不时朝四处寻觅着。

突然，黑虎轻声发出吠叫。

杨天龙眼睛一亮！

一只漂亮的山鸡正在离他不远处的雪地上自由自在地徜徉。

他倏地顺过肩上的老洋炮！

他瞄准了，手指缓缓扣向扳机。

蓦然，一个大雪团“扑通”砸过来，恰好砸在他脸上，来了个满面开花！他枪口一抬，“砰”地打在积雪的树梢上，溅起雪雾一片，惊得那只山鸡也扑棱棱地飞走了。

旋即，一个北方女人所特有的爽朗而开心的笑声，震撼了山林。

杨天龙忙把雪抹掉，满脸都是愠怒。

可黑虎呢，却亲昵地叫了一声，朝对面迎过去。

从一株高大的白桦树后，闪出个年轻的女人来：她身着黛色厚棉裤和淡绿色的碎花棉袄，最显眼的是脖子上那条紫红色的围巾，仿佛雪国中的一抹朝霞。然而，她在大笑了几声之后，目光却又倏地变得比冰雪还冷。她弯腰摸摸黑虎的脑袋，然后便缓步朝杨天龙逼过去。

杨天龙的嘴唇动着，不出声地骂了句“臭寡妇”，转身便走。

“你给我站住！”身后传来那女人的厉声断喝。

他乖乖地停下脚。

那女人冲过来，忿忿地：“杨天龙，你骂谁？！”

杨天龙怯怯地：“我……谁也没骂呀！”

“不，”那女人声色俱厉地，“你骂了！”

杨天龙梗着脖子：“你听见啦？”

那女人：“我看出来啦！”

杨天龙：“你能看出来？那……我骂什么啦？”

那女人：“你骂我‘臭寡妇’，对不对？”

杨天龙登时软了：“嘎子媳妇……咱们左邻右舍地住着，我骂谁也不能骂你呀！”

雪凤铁着脸，一指他手中的猎枪：“拿来——”

杨天龙心里一颤，忙把老洋炮搂紧在怀里，满脸赔笑地：“嘎子媳妇……啊，不……是雪凤妹子，你别，你别的呀……”

雪凤大步走过去，继续执拗地朝他伸着手。

杨天龙不情愿。

雪凤却一把将老洋炮夺过，抡起来，“砰”地砸在身边的老松树上，把它砸成了两截！

杨天龙惊愕地望着她。

黑虎也怔怔地看着。

雪凤把破枪往雪地上——一丢，对杨天龙吼道：“再敢偷猎，砸折你腿！”甩下这句话，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杨天龙满脸痛惜地从地上拾起那杆老洋炮。

黑虎也凑过去。

杨天龙不耐烦地踢开它。

他望着雪凤的背影，忿忿然地低声骂道：“臭寡妇……”

2. 护林人的小窝棚前，日。

魏大爷披着羊皮大氅，肩扛着老洋炮，带着一条大花狗，威风凛凛地从山坡上的林子里走出来，像犁杖似地趟下山坡，溅起一片雪雾。

他走到自己的小窝棚前，二十多岁的漂亮姑娘双鱼从里面钻出来。

大花狗撒欢儿似地奔向双鱼。

魏大爷一见乐了：“哟，双鱼，又给爹送好吃的来啦！”

双鱼甜甜地一笑：“猪肉炖粉条儿！”

魏大爷开心地笑了，与她一起走进窝棚。

大花狗也尾随而进。

3. 窝棚内，日。

火盆上的搪瓷盆正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